

◎历史纪实◎

建国大业

王兴东 陈宝光

39 “要加紧跟美国政府交涉，引渡冯玉祥。但要保密，防止他投共。一旦发现苗头，就采取断然措施。”

“是，校长。”

蒋介石站了起来，在屋里踱着步子。

“李宗仁……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嗯……没发现什么异动。”

“跟白崇禧有没有来往？”

“自从白崇禧去了武汉，两人就没再来往。”

“打过电话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嗯……”蒋介石满意地微微点着头，“给我盯紧点。”

“是，校长。”

“最近，他得到一架专机。只要专机一离开南京，那就是要图谋不轨，就让空军把他击落！”

“是，校长。”

“你告诉周至柔，就说是我说的，出了事情，我负责。”

周至柔是国民党空军司令。

写下遗嘱的当天晚上，冯玉祥在日记里写到：“我的遗嘱写好了，不怕任何时候死去。”

滹沱河，发源于山西省五台山东北方向的泰戏山，大模大样地向西南方向流淌过去，优雅地像跳圆舞曲似的在山西北方的腹地兜了半个圈儿，然后果决地径直拐向东方，穿割太行山坚硬的崖壁，不可阻挡地冲下河北平原……

在与山西省临近的太行山东麓，滹沱河北岸，有个向阳的马蹄形山湾，坡上住着几十户人家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这个村子叫西柏坡。

1948年5月27日，毛泽东一行乘坐吉普车来到平山县西柏坡。刚下车，其他中央书记都来迎接、慰问。

“主席受惊了，”周恩来握着毛泽东的手，“大家都很担心哪！”

“抱歉，让同志们心焦。不打败蒋介石，我是不会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的。”

“老毛，可把我吓坏了，直埋怨恩来和弼时，”朱德说，“不该把你留在城南庄。”

“谢谢总司令的牵挂。是我要留在城南庄的，不关他们的事。这回可长了大见识，看着飞机……”毛泽东伸出两个手指，在头顶比划了一个圈儿，“在头顶上下蛋。”

“这种见识，最好不长。”刘少奇抽着烟，不以为然地摇摇头。

“要不是荣臻他们……硬抬着我走，可能要伙伙食账了。”

“敌人为什么搞得这样准？是不是有内奸啊？”任弼时皱着眉头问。

“荣臻也这样想，正在查……噢，对了，恩来，汉年来电报了没有？”

“一直在催。”周恩来一脸无奈。

“还没有……”毛泽东低头思忖了一下，“唉，战争环境，关山阻隔，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汉年一定有难处。难怪杜甫说：‘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’呢。”

6月13日晚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上海局、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电：

……请你们向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、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，如开会时间、地点、何人召集，到会代表，应当讨论的问题，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的意见……

中共香港分局收到了这封电报，并把电报的精神传达给了李济深和沈钧儒。

1948年6月16日，在香港天后庙道4号四楼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负责人之一的连贯家，民主人士就政协会议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。

“现在，中共中央又来了电报，希望我们就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参加者等方面再讨论一下。大家都谈谈吧。”李济深作了个开场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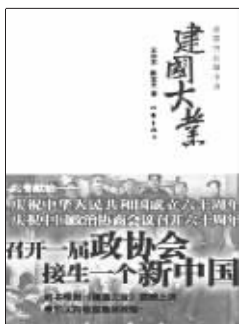
“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上，”沈钧儒捋着白花花的胡子，“我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，主张迅速召开，越快越好，趁热打铁，事不宜迟啊！”

“我认为不能太快，总得筹备一下吧？”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负责人谭平山62岁了，圆圆的脸，须发皆白。他环视着大家，“具体的日子我都想好了，以今年的双十节开幕为宜，象征着我们继承了辛亥革命的事业。”

“我不同意在双十节开幕。”马叙伦63岁，瘦长脸，背头，戴着圆圆的眼镜，上唇的胡须两边的长达下颌，下巴的胡须仅到胸口。他摆着手明确反对，“那是民国的国庆，我们跟国民党有没有区别？人们还会以为，我们的新政协与旧政协是换汤不换药呢。我主张在1949年元旦那一天开幕，新年伊始，万象更新，也有新的气象。”

马叙伦，字夷初，浙江杭县人。辛亥革命前参加同盟会，民国后任上海《国粹学报》、《大共和日报》编辑、总编辑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教授，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###次长。1946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。

“我同意夷初老的意见，在1949年元旦召开最好。”60岁的王绍鏊马上赞同马叙伦的意见。



巅峰

罂粟果

◎拍案惊奇◎

106 有了这层关系，外商投资休闲中心在开发区的地位和作用，有了明显提升。

一天下午，李洪保安排与印尼客商商谈橡胶轮胎项目，客商投资50个亿，是个不小的项目。

当然，谈判安排在外商投资休闲中心进行，会谈比较顺利。

为了表示诚意，李洪保亲自宴请客人，酒足饭饱之后，李洪保又邀请客人洗个桑拿，以便消除疲劳，有个好心情。

每位客人有间客房，每间客房里都有个洗桑拿的小木屋。

李洪保的房间当然由华媛媛亲自安排。她给桑拿房的石头通上电，在坐凳上铺好洁白的浴巾，又用小木桶装满清洁的自来水，然后在浴缸里注满大半缸凉水。

等到蒸汽房里的温度达到60摄氏度左右，她才笑吟吟地告诉李市长，可以入浴了。

等李洪保进了房间，华媛媛带上房门，与李洪保的秘书和一位侍应生，在外面坐着等候。

一般说来，洗桑拿的人不停地用小水瓢，在烧热的石头上浇水，然后产生冲击性很强的蒸汽，人就坐在小木屋中接受这种干热空气的蒸浴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使全身肌肉得到完全放松，达到消除疲劳、恢复体力、焕发精神的目的。在小木屋蒸了十来分钟之后，再到凉水里去冲洗一下，收缩毛孔和血管，恢复正常体温。这种洗浴的方式，具有保健的功效，是一种高级的享受与休闲。整个过程结束，一般也就在半小时左右。

洗桑拿好是好，但也不是人人都可以享用的，对于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的人来说，洗桑拿容易引起血管扩张、血压升高甚至脑血管爆裂。另外，人在暴食暴饮之后去经受这种剧烈的折腾，也很不宜。

这些要领李洪保是懂的，华媛媛、秘书和侍应生当然更懂，所以他们坐在外面等候，聊着天。

通常情况下，一个小时以后李洪保就会精神焕发地走出来，坐上车扬长而去。

不过今天有点蹊跷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屋里还没有动静。

侍应生要进去看看，秘书说再等一会，没准洗累了在里面休息呢！

又过了十分钟，里面仍然没有动静，华媛媛说不对，带头冲进门去。

到了里面一看，三个人大惊失色！

李洪保赤身裸体趴在小木屋的外面，嘴边还吐了一些没有消化的食物，整个屋子酒气冲天。

华媛媛指挥侍应生和秘书，把李洪保抬进装满凉水的浴缸，李洪保浑身受到凉水刺激，颤动了一下。

华媛媛又拿着凉水喷头，对着李洪保满头满脸地喷了起来。

这一喷很起作用，就跟受刑过重昏死过去的人，要用冷水泼醒一样，李洪保也被华媛媛喷醒了。

他睁眼一看，愣了一会，神志才清醒过来，一看见这尴尬的场面，他本能地捂住身子，秘书赶快拿了一块大浴巾，把他的下半身遮住。

“对不起，喝多了，一蒸有点晕，亏得小木屋的门一推就开。”

华媛媛一看没有危险了，突然红了脸赶快退出房间。

李洪保又在浴缸里躺了一会，确认没什么大问题了，在秘书和侍应生的帮助下，擦干身子，躺在床上休息。

过了一会，他觉得很累，头疼，胃也不舒服，他让秘书和司机回去，顺便告诉一下马茹，就说今天工作忙，不回家了。

于是秘书找到冯国宝，开车去了李洪保家，向马茹打了招呼。

秘书刚走，冯国宝就上楼了。老情人见面，一把搂住就不松手。

马茹躺在冯国宝怀里，感叹地说，还是你对我好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总是旧情难忘，每次见了我还跟猫逮老鼠似的。那个死鬼，现在连碰都不碰我了。是不是我老了？

冯国宝说，不是你老了，你老什么？还风骚得很呢！

女人一辈子，在不同年龄段都有不同的女人味，你现在是雍容华贵、光彩照人，这是一种贵妇人的味道。

连载

◎军事小说◎

血铸的番号

长缨

96 我已经背着你们排长给你联系了师苗子队长，还找了师干部科的同学给你报了名，正好你们排长这段时间探亲休假还要送我回家，能有一个月时间，你赶紧复习功课，准备参加全军统考，以你的才干，不考军校白瞎了……记住，考前千万不要让你们排长知道……”

高远含着眼泪深深点了下头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马千里离开部队前，一个人爬上了后山，远望着盘龙山上的最后一棵“将军松”久久不语，随即又俯视着整齐的营房，嘴里大声喊出：“大功六连，大功六连……”声音在山谷中回荡，人已是泪雨滂沱。

马千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，命中注定，他不是那个带走最后一棵“将军松”的人。而带走了一棵“将军松”的于克功副司令，似乎也要留下不小的遗憾。

还有不到两个月，于副司令就要满六十五岁。在高级将领年轻化的今天，这般年纪再不能有所作为有所进步，那就意味着即将步入夕阳红的行列，功名仕途行将画上句号，很快就要淡出军界，离开戎马一生的军营。余下的日子，恐怕就得和大多数离退休老同志一样以练字、作画、垂钓、打太极拳为乐，修身养性，做个老顽童寄情山水。

于副司令在公众场合不动声色，每天晨练，上班时间处理公务，批阅大量的呈送件，参加正常的公务性迎来送往，请吃、吃请，晚饭后散步一小时，然后看《新闻联播》，九点钟准时睡觉雷打不动。这生活规律和军中大多数中高级将领一样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。

没什么特别就是很特别，形迹极为可疑，自然引人注目，自然逃不过机关那些参谋、干事的火眼金睛。他们从各种通天通地四通八达的网络化信息渠道中得到不少消息，没得到消息的很快也会得到，甚至个别经验丰富的“老机关”足不出户也能看出端倪，准确地分析判断出隐藏在不动声色背后的声色。

真得佩服那些个熬到大军区机关的人精们，他们可以从一个淡淡的眼神，一句不疼不痒的话语，一丝丝毫无联系的蛛丝马迹中反复琢磨体味，由表及里去粗取精找到必然的联系，提炼出他们认为正确的结论，而这结论往往八九不离十。

光提炼不行，他们还要传播还要议论，把听到的消息，把研究出的成果，拿出来与大家共享。别看是人精，可有些人的嘴不关门，或者说是连嘴也跟着一起，精得比高音喇叭性能还好，表达能力超强，什么好事坏事只要到了他们嘴里，马上就会传遍整个大院，继而辐射全军区部队，有时甚至比正式下达的文件影响还大，传播速度之快，蔓延范围之广，让狗仔们都望尘莫及，叹为观止。

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，一个个从基层摸爬滚打过来的军中硬汉，在大机关熬了几年才发现，原来自己传老婆舌的本事不比老婆逊色，还都有所发展有所创新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大有青出于蓝之势。也难怪，几十年不打仗，军人们尤其是机关的老爷们早没了心气。传话学舌既能拉近距离，还能锻炼口才，一举两得。

从军长到副司令，于克功只在军区大院工作、生活了两年，可一直是大院里被议论被传播的主要对象，一直处于风口浪尖，风头强劲，甚至超过大院里“打了八年抗战”的司令、政委。

“于老头子要退了，麻烦老矣……”总部某实力首长已经找他谈了话，他正在安排后事……”几个于副司令身边的人，开始向他们身边的人，透露有关情况传达有关信息。说的时候都是两个人以内的密谈，传达者都被传达者明确提出要求，只跟他一个人说过，千万要保密，不得讲给第二个人，后者都信誓旦旦地对天发誓用党性人格保证，到自己这里就是最后一站，就算烂在肚子里了，守口如瓶是机关工作的最基本原则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

于副司令被惹恼了，被惹火了，确切地说是被惹怒了。

“娘的……”于副司令已经有几十年没这么狠地骂过人了，今天实在憋不住了。一个大屁股像故意似的在他面前连捏带晃了十分钟之久。真不是一般人的屁股，屁股的主人真不是一般人，竟敢跟A军区中将副司令过不去，简直“屁”大包天。不得不承认那屁股的魔力，居然把于老将军的好心情拧得跟麻花样的一团糟。

在这屁股出现之前，于副司令一直满面春风，满面红光，满脸的阳光灿烂。他为自己亲手策划的这次“微服私访”得以成行，感到满意满足和偷情一般的刺激。

连开了几天会，总部工作组的负责同志还不依不饶，还要找军区常委们挨个谈话，把于副司令累得昏头涨脑，急得抓耳挠腮。他最闹心的就是开这种没完没了的长会，最受不了的就是“单个教练”，用他的话讲就是“比凌迟处死还让人难受”。

